

悠悠岁月

南渡,南渡

文/王群

这是我第一次来南渡,溧阳的一个大镇。而第一次见“南渡”二字是给学学生填学籍卡,我曾有一名学学生是南渡人。于是,在南渡等待的间余就想起这名学学生,还有一些旧事来。

在卫校教了五年书,学校很小,一年只招一个班级,我来的时候仅有两个年份招的是护理专业,其余都是药学。南渡学学生由父亲陪来报名时,错以为当年招的是护理,临走的时候,我对他父亲说,中考分数还是有些高的,要不花点钱上个高中也好,其他中专也可以看看。他父亲只说若是招护理就好了。本以为就这样走了,大约不会再见,没曾想第二天来交了学费,拿了录取通知书。

她眼睛很大,略有些胖,后来知道因为面部神经的麻痹要吃些中药,想来略胖是这个缘故。她成绩很好,是那一届里几个要好的学学生之一,没人回答问题的课堂,可以点她的名。学校一周放一次假,太小的学校里基本没有什么供学学生娱乐的地方,我给他们订了点杂志,买了些书,大部分学学生抱怨图片少、字太多,读中职的学学生不爱学学也是可以理解的,但她不一样。有时她在晚自习也聊天说话,多半我是瞪她一眼。我想,当年她父亲若给她读高中、读大学,或许更好吧。

学校在乡下,门前是省道,有一趟可以到南渡的过路车,有时她回家会搭这趟车。每周放假

我在路边送学学生,她会在车窗上和我招手。她父亲个子不高,我至今记得大概的模样,开一辆营运的面包车,碰巧生意路过学校附近时,会来看她或载她回去。

一次放假,没见她车窗招手,也没说自己留校。待送完学学生回头,见她怯生生地站在办公室门口。她开口,老师能不能帮我一个忙?我想去妈妈家,但是爸爸不允许,要是爸爸问我在不在学校,就说在,可以吗?她的母亲也来了,怀里还抱着个孩子,我大抵知道了一些事情,也就应了这个请求。

因为帮她撒谎的缘故,后来她会和我说一些心事,或者有意无意闲聊中,听出包裹严实的难过,掩盖很好的开心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,懂事得让人心疼。有的时候,我会借过节、奖励之类的由头买些巧克力、不多见的糖果分给她和其他学学生,有些不明显的刻意,因为我一直觉得:难过,那就吃点甜的吧。

学药学的学学生对口的工作是药店、药厂和药房。读书的第三年,她和一群女生去了常州的连锁药店实习,实习结束签了合同就留了下来。我去看望她们,她非得请假出来请我喝肯德基的饮料,说自己挣钱了。我为她高兴,嘱咐她,别乱花钱。那个药店很大,我也例行考了几个专业问题,预料中答得很好,她学学习上本来就不错。

那时,她还会发信息给我,比如和舍友吵架怎么办?是不是可以换个工作?每年教师节,她会发信息。多肉植物流行的时候,有一年教师节前,她让一个同学转交给我三小盆多肉,用心写了卡片,告诉我是她自己种的。那时,我已经离开三尺讲台,去了卫生局。她说爸爸不反对她去妈妈家了,不再需要偷偷地;觉得自己工资还可以,会给爸爸买礼物;自己学历低,想再学点东西……我也一直鼓励她。

大概已经三年没有见到她

了,我已不再教书多年,又离开了卫生局来到了儒林镇,儒林挨着溧阳地界,单位后面的路上会看到去南渡的车。她大约已经离开了那家药店,有了更好的去处,想必也是出落标志的姑娘了。或许,她结婚时,我还可以讨杯酒喝,和参加很多学学生的婚礼一样,致辞祝福,慷慨而歌。

我想起多年前的这个季节的下午,烈日炎炎,我和周老师在学校操场上拔草,她看见了,默默地跟在我们身后帮忙,她没有拒绝她的好意,在她的带动下,来了一大半的学学生,真有些感动,汗涔涔的,鼻子也有些酸。

南渡,南渡,这是一个有历史厚重的名字,让人想起“衣冠南渡”;这也个有诗意的名字,让人想起楚辞里的“当陵阳之焉至兮,淼南渡之焉如”。南渡,南渡,不会难渡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渡口,去南去北,闯东闯西,我在你的家乡走过时,祝你幸福安顿。

岁月流歌

意象短章(组诗)

文/黄晓春

草桥

一曲天净沙
留一个地标
在江南的家
杂树,茅草
一回平常的混搭
蜿蜒谁的脚步
走了天涯

泥屋

披几层秋草
糊几重泥巴
请来
蜜蜂钻几孔家
简朴
也说春天的情话

石跳

横沟竖渠
用几片残石
垫平步履
沐风栉雨
留岁月一个
光亮的痕迹

闲情逸致

篱落紫茄黄豆家

文/花莉敏

在中国北方,每个少女头上都会箍一块或花色、或素色的头巾,以阻止来势凶猛的沙尘伤及到自己已经干裂的脸部。

干旱,让人们口中的食物开始变得匮乏,除了地窖里储存的白菜、茴子白、土豆外,新鲜果蔬并无其他。

于是,人们开始打起了易于存放的黄豆的主意。

考虑到黄豆较难消化,村民们将黄豆泡发,分解掉里面使人胀气的物质成为黄豆芽,使其蛋白质、维生素等营养素更易被人体吸收。

晋中人爱吃豆芽是出了名的,除清炒、凉拌外,炒面、炒饼、炒不烂子,但凡涉及到炒主食,也都会将它作为配菜。

农家“发豆芽”对节气颇有讲究。雨水前后,天气稍冷播种尚早,农妇们便往面盆里放两小碗黄豆用温水浸泡,再拿一块棉布盖在上面,放置在烧火的炕头,随着温度的缓慢上升,3、5天过后,黄豆芽串出来了,白色枝杆上顶着两片柠檬黄的叶瓣,宛如一颗颗新生命破土、成长。

在农人眼里,黄豆芽是黄豆的另一种生命延续。

每年7、8月,黄中带黑饱满涨着成熟滚圆的豆荚,在秋光的照射下,随时随地都会爆裂,“啪啪啪”如此清脆几声后,一颗颗金黄的豆粒被弹出,似在向大地吐

出内心的秘密。

这秘密是大地丰收的秘密,农民的喜悦,也是生命的不断繁衍。

“打场”是北方的传统农活,“打镰”是打黄豆的专用工具。

在农村,村民们喜欢做什么都叫“打”,比如打谷子、打玉米、打高粱,就连买醋或酱油,也说打醋、打酱油。

在他们心里,“打”是一个干脆且掷地有声的词儿,他们一辈子要同“打”打交道,直到闭眼睛的那天,“打”才从农人的心里消失。

父亲高高扬起打镰,“呼”“呼”在空中打了一圈后,落在摊开的黄豆杆上,黄豆开始从豆荚里蹦了出来,有的豆粒玩心大起,一下子蹦到2、3米外的地方躲了起来。

就这样打镰在父亲的手中扬起、落下,落下、扬起,如此反

复不停……

金灿灿的黄豆,圆润且饱满,里面深藏着农人对丰收的期盼以及栽种的艰辛,我曾亲眼看到父母亲将遗落在角落的黄豆俯身一粒粒捡拾起来。

农人不愿意生吃黄豆的另一原因,是“吃黄豆,多屁”。这话也许过于粗俗,但却符合科学,黄豆本身含有淀粉,淀粉在体内转化时,会形成二氧化碳,但二氧化碳却不能被人体吸收,所以放屁也是一种排毒的方式。这个俗语背后,还有一层是农人对自己的委婉批评和自我激励。植物的种子,基本要义是繁衍,而我们吃了下一个季节的希望,生活不是处于绝望的境地?保留希望的种子,人生才会有目标和奔头。

因此,等到来年,你会看到农人将家里硕大、饱满的黄豆挑出来,装到袋子当中,准备播下新的希望。

咏李可染

朱宏斌

大山堂堂,煌煌巨章。
黄岳烟云,水晶漓江。
蜀山春雨,江南水乡。
万笏参天,巍巍井岗。
千岩竞秀,古道雁荡。

萃聚笔下,笔若金刚。
咫尺千里,无限风光。
为祖国山河立传兮……
可染之风,山高水长



倪罗强 作品

闪小说

小安的委屈

文/李粉英

梁燕在紧张寻找,家里所有地方都找遍,始终不见手机的影儿。

她的丈夫卧在沙发上刷着朋友圈头也不抬;打个电话听听声音在哪,当今谁还这样傻乎乎漫无目的寻找。他停止看微信,拨打妻子的电话,手机关机。是否手机被人偷啦!没有啊!我进门后还发过朋友圈的,没有手机我的精神寄托无法可想。梁燕的情绪跌到了低谷。

她继续寻找着:小安!我看到你的手机没有?刚上二年级的小安嘟囔着嘴,坐在她的作业台旁,仿佛没有听到妈妈的问话。小安!我看到你的手机没有?梁燕提高了音调。小安的面容没有变化。梁燕开始声嘶力竭,走进小安的书房:你耳朵聋啦!妈妈问你话呢!小安抬起小脑袋,瞅了妈妈一

眼,没有吱声。噘着嘴径直跑到电视机前,盘弄一会遥控器看起了超级飞侠。小安!你作业做好了吗?小安坐沙发上继续看她的超级飞侠。

一股怒火从梁燕心中升腾,她一把夺过小安手里的遥控器,“啪”关上了电视,对着女儿吼道:你今天是怎么回事?小安眼里噙着泪花:妈妈,我不理你的时候,你开心不开心?是的,妈妈非常难受。我比你更难受,我天天不开心。小安满是委屈:你每天都陪着你的手机,没有时间陪我,小时候带我去公园,我玩滑梯,荡秋千时,你在一边看手机。现在我长大了,你还是和你的手机好。我把你的手机关掉藏起来了。

女儿的话犹如声声惊雷震到了梁燕的内心。她一把抱过小安:女儿,对不起!